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王讀曰僖。悼

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

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

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

隆按良傳稍損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節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漢云

宋祁曰宦疑是嘗字

張泰復曰子房博浪之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

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頭為子房

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

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惑矣哉

隆按圯下老父謂良下取履即侯嬴使公子執轡王生使張釋之結轡古人以彊忍成就豪傑類如此卒之良因解擊秦軍彊忍一諫沛公還軍霸上彊忍二勸帝指關以東彊忍三躡足封假王彊忍四天

忍二字一篇關

邵實曰秦銷兵器兵書豈獨存乎萬或有一而老人得以授良真非人間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惟其狙擊之勇于是乎教教在言不在言而况書哉然則所謂穀城黄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袖因授受之餘意也盧舜治曰圯上老人受書一編即黃石公素書今其書具在隆按項伯從良匿伏後救良

也今有亭師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古曰狼音浪觀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

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

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又非沂水服說是也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日正也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為

其老廼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

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

會師古曰放良今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

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大書故云一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

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

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

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

長良

二

編

編

編

編

景駒在陳留伏後願封留案

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

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

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

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師古曰峽音堯良曰。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

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

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王慎中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良至此已非博浪沙中之伎倆矣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

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

解在高紀

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師古曰皆所以表已

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

欲令沛公反秦者秦服儉素以為質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

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

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

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

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

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

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

王維楨曰叙鴻門裁作數語不嫌于簡

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

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溢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

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

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

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

隆按不遣韓王之國與殺之一直事也史記作

兩處叙不如班書徑截  
又按項王以良遺書之故遂不復顧忌一意北擊齊而漢王得因之以定三秦班掾移漢王還定三秦句于前殊不得情事

茅坤曰楚漢之分只在此數言子房誠帝者師而三代以下罕有此千古隻眼始識之

隆按良多病三句承上起下

王偉曰食其欲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爾蓋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成為王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襄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

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今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

固且力陳其不可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許應元曰張註非也鄴生說漢王封六國後為法周武自以得筭之善著即筭筭也留侯即以周武已事明今之不能行故曰借前筭筭之

隆按不可四與不可五六總一意而分之意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筭以筭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筭用指畫也師古曰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

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

說至其門而撫封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

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

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

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

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二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

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

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

委離之以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

云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

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代桀誅紂為二事而以楚惟毋強云云為

餘語漢書改之似勝

隆按刻印銷印

相應

劉子暈曰食其

欲立六國後張

良難之及追楚

復請王越信何

也蓋是時楚兵

垂敗借越信一

戰之力以滅之

因時應變此善

用兵者也

隆按良未嘗有

戰聞功與前未

嘗特將意同

凌約言曰良從

子留而願封留

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

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今

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

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於留且然寧忘情于韓耶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信荆軻

晚頗信仲連得

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荆公

詩云漢業存亡

俯仰中留侯于

此每從容固陵

始議韓彭地復

道方謀雍齒封

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

我發端故消弭

事變全不費力

喻翁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

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

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

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良

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

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長安



自犯手做又凡事只到半中央而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隆按定功行封應上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句

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殽山也通黽池也音湏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

楊慎曰良云北有胡苑之利史漢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

隆按性多疾伏後彊起案閉門不出伏後呂澤劫良案茅坤曰道引者子房於功成後為蛇骨法

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上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子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

張時微曰四皓既屑食茹芝終其身無他慕豈愛此區區金玉者乎既不為高帝出又復為太子出乎且辭漢之後亦既散而自一旦而集建侯侯乎惠帝既立四人者固佐命元勳也何絕

不見其名跡乎良蓋知高帝傾慕四人假偉衣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讎秘計耳帝豈不知太子必不可廢呂后必不可廢特不忍於戚姬之愛故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又奚暇問其膺不膺也凡此皆諱以濟事而不由於正者也

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

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

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

矣。皆以上嫚侮士。師古曰嫚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來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位無加益矣

皆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

閒為上泣言。師古曰因空際之時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

莫書曰家臣  
長良  
泥

隆按晦翁云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隆按自將而東暗與鼓行而西句相顧

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迺令太子將此屬

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

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

固不足遣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於是上自

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

曰在新豐西今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

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

太傅來以起下文

羅大經曰高帝晚歲欲易太子

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慈為宗

社遠慮非溺於戚姬而為是邪

謀也老泉謂帝以太尉屬勃及

欲斬會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

謂識帝之心矣子房智人也乃

引四皓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

止帝之淫豈為貌女子泣邪厥

後趙王醜亡惠帝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

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

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

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下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

類英杜牧謂四  
老安劉是滅劉

誠哉是言也

款英曰高皇既

自言求公不得

矣又焉有輕罵

之事矧太子高

皇之子也父為

天子而大下欲

為太子死死欲

何為哉無乃以

父子為兩家而

敵國相視乎愚

謂從太子游者

非真四皓也

隆按借良自言  
明良助漢本肯  
總結上文

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

氏真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

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

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增繳音增繳音之若反

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

音許氣反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

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

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

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

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

盧舜治曰良乃  
帝所憚而服者  
一旦全萬戶侯  
而去帝其信之  
乎帝不信則良  
不能去唯托於  
神仙而惑於妄  
誕帝於是知良  
之去無能為也  
而春秋復讎之  
義大易知幾之  
神可以兼得之  
爾至此庶了黃  
石公孺子可教  
一案

矣此所以為良

隆按史記陳平傳內附見王度班椽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移於陵尾云茅坤曰治黃老之術一篇亦熾史記所不及處

士慎中曰先下伯逐其婦句暗為平明無盜獲事

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

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

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

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

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

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

廼假貨幣以聘

師古曰貸音土載反

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

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

師古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

隆按篇中連用常耕田句食糟數句富人莫與句以席為門句廼四貧字皆根篇首少時家貧一句來又按以上叙平未遇時事事簡而辭詳

王維楨曰特下  
平已前謝兄伯  
句了伯案此文  
字周密處

隆按以上叙平  
去魏去楚之故  
為後絳灌譏平  
張本事多而詞  
略  
又按先次封金  
與印為下贏而  
佐刺船與臣贏  
身來兩處張本

茅坤曰豪馬士  
豈肯默默依人

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

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

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

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

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

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平懼走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

杖劔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

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

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

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師古曰謹踟而議也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

隆被曰美如陳  
平曰見其美丈  
夫曰雖美丈夫  
皆根前長大美  
色一句來

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

師古曰舊說云絳絳  
侯周勃也灌灌嬰也

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  
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

孟康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聞平居家時盜

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大王尊官之今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

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  
行師古曰尾生古之

子有孝  
信士

而無

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

隆按奇計之士  
一句是一篇綱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

師古曰  
顧念也

盜嫂受

領一生功案  
胡寅曰善乎漢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

土之用人也無  
知薦乎則受之

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

與平言則說之  
命為護軍諸君

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

盡謹則益厚之  
及絳灌言其醜

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行則又召讓之  
而復寵任之其

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

漢有大功而無  
和亦以薦賢受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上賞此士所以  
樂為用也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

隆按諸將迺不  
敢復言與上諸

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

將盡謹相顧

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

王維楨曰不愛  
敬人又重爵邑  
兩短也反是兩  
長也

茅坤曰用間一  
着本太史公編

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以此  
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  
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  
頑讀曰純者音讀曰嗜麾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骸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不過數人耳大王  
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

畧中來

茅坤曰項王所  
恠者爵邑故平  
之反間却從左  
脅上一刀語所  
謂屠龍手

隆按連下果疑  
之果大疑之聞  
項王疑之見項  
王卒墮平計中  
且應上問其君  
臣以疑其心句  
又按天下事大  
定與上何特定

音居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  
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  
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  
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見楚使即陽驚  
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  
使服虔曰去肴肉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  
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漢書卷四

東五

十五

子英



指麾即定兩處相應且以著平之計不爽云

隆按用其計策卒滅楚是小結

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師古曰疽離瘡也音

千余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

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

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寤迺厚遇齊

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

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

茅坤曰以下委曲難高祖曲盡高祖胸中伎倆纔下雲夢一着

隆按雲夢之計果奇乎哉幸信不反耳脫信果

反且潛以兵襲帝於雲夢又焉得召之即來以就后車之載哉吾固於帝之遊雲夢而知信之無反心乎之計之未為奇也

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

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

也但也語聲急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

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而陛下因禽之

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

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

隆按平之歸功無知果不肯本也耶不過以帝猜忌之故迺寓意於不忍背無知因以明其不背漢耳不然雲夢偽游且忍於縛同事之信而獨不恐背一無知哉此亦平自全計也又按此了無知前案王維楨曰史記注中桓譚新論叙帝用平奇計

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馬支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聞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

解圍得出其詳大都相張儀令靳尚說鄭袖故智或者本此而臆度之耳隆按平自初從一段總結一篇綱領又按平出奇計不止六也嗣後囚噲致上使上自誅一帝崩馳至宮哭甚哀二佯不治宰相事日飲酒戲婦女三呂后欲王諸呂平偽驥之四呂后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五既誅諸呂以右丞相讓勃不居功六

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第前六計者佐高帝定天下而後六計則事太后以自全耳總之了結魏無知稱奇謀之士一句案

隆按不叙平丞相事載之王陵傳也作未了案劉涇漢書折平傳為兩傳徒使首尾不合誠然

隆按諫王諸呂一節足概陵之忠梗其析為一傳宜也而審食其始末與平為丞相事仍載于尾則以未安云茅坤曰陵本氣厚而識遲故始不肯屬漢及入關後楚漢得失分矣故纔附之張邦奇曰徐庶事劉備其母見獲于操庶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能若是忍乎故庶者可與權者也陵其趙苞之類歟隆按高祖刑白馬一段本呂后

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

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頹怒。迺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官。哭殊

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母已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如淳曰是後呂頹讒迺不得行。

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

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

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

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

紀補入

隆按高帝崩而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真諸藩無寵而已稱制則大臣未服以故憂惶無策而志不在哀也辟彊孺子兩而議以兩軍授產祿即非高后本指帝不適中其欲乎陵不能力阻于高后未聞之先治至議王諸呂乃始申白馬之盟則平勃且同然一詞陵自口其能奪哉忠有餘而識不足此高帝所以稱其少憾也

隆按上文因叙平與陵同相遂接下陵事為一傳此因叙平與食其同相又接下食其事附之陵傳云茅坤曰太史公點次食其所附呂后呂后所幸食其處如畫又曰予按陳平當時必與審食其兩相結故能預測安劉氏之功而并脫呂類之讓也

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

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啖

小獸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

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

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請

音才性反杜字本作為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其食其亦

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

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

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官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

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讓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

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

類於平前曰師古曰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

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

方孝孺曰周勃  
挾誅呂氏之權  
常有德色帝待  
之益莊夫不責  
其德色之不恭  
而引職事以問  
之文帝豈不知  
其不能若哉出  
其不意問其所  
當知使其不對  
而自慙慙而不  
敢怒其驕慢之  
虛氣至是索然  
銷鑠而無餘天  
下之大權不待  
發於聲色而盡  
歸於已此其得

御權臣之道者  
也  
蘇洵曰固之傳  
周勃汗出洽背  
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其與  
善也不亦隱而  
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  
可以知民俗厚  
薄一歲錢谷可  
以知國計盈虛  
此真宰相任而  
平乃責之廷尉  
治粟烏得為知  
其任哉異日者  
魏相奏殺父兄  
及夫者數何以  
不責在廷尉奏  
發倉廩故事詔  
書數何以不責  
在治粟誠若乎

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

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

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

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

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

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

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

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

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

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

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

二說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几馬

故以自喻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

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

言魏相為不知任耶則何以後世稱相知大體

隆按復次陵與食其結前案

洪邁曰平自言

吾世即廢後卒

如其言然良之

傳更促於平何

哉考秦將欲與

漢連和良曰因

其懈擊之楚漢

中分天下良勸

回軍滅之其事

不止殺降已也

其無後固宜

隆按勃傳作三

段看首以下歷

叙戰功為人以

下歷叙相業而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

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

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徙沛勃

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蒲為曲也常以

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

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

以往至栗師古曰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

之追至濮陽下新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

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

自畏恐誅至國絕則止叙其詔獄一節大較本史記文惟增入迎代王一段洪邁曰高祖諸將戮功各為一體兩勃傳連用為多字所將卒字夏侯嬰傳連用以兵車趣攻戰疾字灌嬰傳連用所將卒字身字得字傳寬傳連用屬字屬商傳連用受印字五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

漢書卷之四十四 周勃傳

窺其難與哉  
劉奉世曰駁最  
多皆功之高下  
名品也  
隆按自初起沛  
遂至碭一歲二  
月見時近而功  
多也小結上文

多師古曰多  
謂功多也  
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

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幸之中功為最也

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亦扶風縣

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

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上邽音圭東守峽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顯還守敖倉追籍

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

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音尚祖

所行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

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

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隆按益已史記  
作益巴二字筆  
畫相似未辨孰  
是

劉攽曰馳道猶  
言乘輿耳言勃  
將卒在馳道有  
功也

漢書卷之四十四  
劉攽  
昌

隆按歷叙戰功  
內即帶叙官爵  
又是一格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

應劭曰岩石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岩石音赤坐反

師古曰齊音是也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

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

門守囿

箕肆將軍博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

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

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

隆按從高帝得相國王各一人  
總結上戰功  
盧綰治曰韓文  
公畫記古今稱  
奇絕者觀其散  
叙人馬之處法  
此傳之叙戰功  
也總叙人馬之  
數法此傳之叙  
戰獲也二文並  
所宜法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

太尉弱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破綰軍上蘭

後擊綰軍沮陽

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

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

丞相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

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

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

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

不以賓主之禮也

趣為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



茅坤曰漢書特  
詳誅呂一節總  
以歸功于勃云

名拙語為推儲師古曰推  
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  
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  
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  
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  
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  
誅滅無遺種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東  
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

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  
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下左右執戟皆什兵罷師古曰  
頓也

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  
張釋今此作  
釋未知孰是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

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

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

衛端門師古曰端門  
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

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

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

許應元曰周勃  
誅諸呂立文帝

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功等而勃有或人教以遠權位勃亦自危亟歸相印霍光不肯歸印卒萌赤族之禍二人皆不學而勃之賢於光遠矣

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

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

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

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

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

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

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

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

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絳侯縮皇帝

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

絳謂引結其細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

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

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

茅坤曰勃之結薄昭也並從畏呂氏來洪邁曰漢世母后豫政故昭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當非一事也隆按太后救勃之言與王衛尉救蕭何之言同指

隆按勃傳後附  
亞夫傳本史記  
文而稍更益之  
又按弟亞夫復  
為侯是綱亞夫  
為守時至封條  
侯是目與史記  
書法不同  
王楙曰持國秉  
注東呼為柄考  
史記蔡澤傳有  
持國秉政之句  
因疑持國秉下  
脫一政字秉只  
合作上聲呼

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

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

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

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條字其音同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劉子翬曰細柳  
在長安西文帝  
以萬乘臨之軍  
中豈不預知哉  
亞夫欲以軍威  
示文帝如饜直  
之斬莊賈有意  
為之也後景帝  
怒亞夫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  
敬此大臣之節  
也亞夫不知遵  
此姑以強直自  
信不移文帝寬  
仁故推成其美  
景帝忌刻故陷  
於慘辱然則景  
帝之殺亞夫雖  
曰蓋刑固有以  
招之矣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邁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

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准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迺接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茅坤曰千年以來軍容如畫太史公得意之文而漢書不增指一字

茅坤曰專以絕糧道困吳楚此一着亞夫大略處

陸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龜之禍班祿補此段其佳王世貞曰亞夫下獄其禍不在持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于口必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諉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亞夫破吳楚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豈無意耶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使人稱謝師古曰謝

也告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

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

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

音匹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

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亞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

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

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

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龜阨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

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

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

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龜間果得吳

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

隆按亞夫守便宜不往則以委梁之說先自請上也不然人臣而不奉詔耶何孟春曰亞夫軍中夜驚其與吳漢乎原夜驚何異哉二子堅卧不起以安衆心即秦兵壓境而謝安圍棋虜臨澶淵而寇軍歌謔同一謀也方諸無制之兵一旦變生不測倉皇失措者固爲善矣不若不驚尤爲善

梁孝王句起下文

方孝孺曰景帝慘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可於死末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

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

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師古曰言富貴生各以時行耳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

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丞相沮信及匈奴上徐盧等五人之封極是而惜也景帝不察禍以起矣

張表曰可以相少主而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苛其形若難制而場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于形似而失之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何孟春曰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

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才與反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其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楯也師古曰被具也五百具甲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庸苦謂極苦使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子。事連污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也一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

漢書卷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九十四

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為解勅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隆按：果餓死句，結許負相案。又按：班史以後，封信為侯，結尾見景帝所以殺亞失之故。

黃震曰：良善說，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澹臺滅明字。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董份曰：黃石近，怖故又實以功力見其天授非誣也。

陳埴曰：勃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却欲入私謁，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安，劉事特幸成爾。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耶？

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也。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吕，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吕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贖，可以佐之。師古曰：贖，思也。舊音下細。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樊鄴滕灌傅斬周傳第十一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後

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噲以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復東定沛，破泗

水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與司馬卮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

卮讀與夷同。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卮官大

天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

隆按：七人同傳，以皆從行未嘗特將，故每次戰功必繫以從字。為案大概與曹參諸傳同例云。又按噲傳本史記文稍益，損之。每次一功則賜一爵，或一邑，又叠用從字，冠首用先登字，斬首若干字為眼目，是亦一格。

隆按：噲有大功于漢者，三入閔之初，噲諫毋留宮中，一為門之會，噲張膽雄辨。



二高帝晚年惡見群臣噲排闥直入諷以趙高之事三三者皆顛沛危急之際關死生得失之機此其功豈區區灌絳諸人儔哉而老暴著論稱後世大患過奇矣

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

下戶牖

師古曰陽武縣之鄉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

郤敵

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

里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

以郤敵

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侯

一人又更斬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

遇音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輟

棘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

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

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

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

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

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

王維植曰叙救鴻門一節與帝紀語不相犯最得刪潤之法

隆按史記云食盡之而漢書但云食之惟着一畫字始于能復飲乎之間有情此班掾刻意削去浮字之故

隆按獨騎馬句史記云獨騎一

馬加一一字筆執更覺扶踈矣又按是日微樊噲二句收結上文最有力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

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撞入立帳下

師古曰謂

以盾撞擊人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師古曰時

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

沛公如廁摩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

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

後數日項羽入

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水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

攻雍繁城先登

師古曰繁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擊章

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

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地

名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郟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

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

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卽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於陳縣圍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

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

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

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

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

傷也。師古曰：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

廣昌。師古曰：姓綦母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

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

王維楨曰：從前至此叙戰功內，即帶叙官爵。

王維楨曰用十二從字二與字明喻非專功也

隆按從斬首以下至十二人總結上文有關鎖

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  
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  
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  
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  
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類為婦生子伉師古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  
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

王慎中曰排闥直入正見比諸將最親處  
隆按排闥入禁中即持盾入鴻門之銳氣也史氏叙戰功甚略迺獨詳此一節總是模寫其忠勇處

梁潛曰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信以反置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即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

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日門屏也音上昌反大

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

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

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高帝至是非持為劉氏謀宜且為平勃憂也

隆統商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叠用以字從字冠首餘如前傳

列云盧舜治曰鄴商傳次樊噲為鄴寺給呂祿周勃得以入北軍功能安劉與平勃相羽翼一節爾劉奉世曰君嘗作疾高相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類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類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侗。廣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旬關在旬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為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音支，拘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

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

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郤敵，遷為

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

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

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

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

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

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

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

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

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

隆按凡別破至十九人一段總前一更有關鎖

隆按上云呂后崩下又云及高后崩疑衍不如史記直截

吳京曰商于君為忠于父為孝縱賣父也妾病

黃震曰世謂寄膏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

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

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

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

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孝

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

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

商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

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

隆按此傳查用  
丘車趣攻疾戰  
為眼目餘如前  
傳例云  
又按史託嬰傳  
以太僕二字為  
主其中言為太  
僕者十五言兵  
車者四言奉車  
者五自始至終  
只以本色字而  
直貫此文字之  
妙而班掾刪之  
其刻意去浮字  
耶  
劉放曰告故不  
傷嬰者高祖抵  
言不晉傷嬰故  
嬰證其實然告  
故者反坐榜告

若不服故移獄  
覆美嬰以此坐  
繫掠管也  
劉奉世曰欲攻  
沛者以沛令後  
悔閉城守也  
此即被樊噲召  
時按帝紀未嘗  
兩至沛下文義  
相屬非兩事甚  
明

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

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

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嬰

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會石時嬰時

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

沛公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

嘗給之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故與降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

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璽師古

曰時自相署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

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

以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

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

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況復馳乎服說

是也

王維頌曰初兩兒驚恐未定故復徐行直待兩兒自相依倚對面帖定乃馳

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踰兩兒棄之服虔曰踰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

收載行面雍樹馳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陸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委義尤踈越雍讀曰擁

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

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

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

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

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土卒心而令敵不測也卒

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

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

郤敵邑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

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邑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隆和史記此傳次為太僕者十

法 又曰以太僕事惠帝煩簡各有



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關甲第當道直啓

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

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

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

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

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

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

盧辯治曰均之戰功也而脫高祖於獄繫收載兩兒於陣亡中有救患持危之恩故先灌嬰傳之云

隆按嬰傳本史記文而刪之大概以戰疾力為主連用所將卒及生得為眼目

徐知前傳例云

徐中行曰嬰無

文墨議論首尾

功狀獨戰疾力

爾秦漢間戰陣

明整文字盡實

左氏不及也

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

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

曰疾急速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

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

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

隆按此以前嬰為裨將故下從字此後為特將故下所將卒句

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當分兩段看

洪邁曰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了漢滅其三云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

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

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

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

曰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

至羸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

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

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

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取音趨慮

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

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

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

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

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

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漢書卷四十一 淮東傳 十一 四六

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砦石。師古曰。砦石音千坐反。至平城。爲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

陸按凡從所得一段至十人總結上支戰功

陸按嬰雖販緇徒也而止兵待變與謀立帝安劉之功詎在勃下哉

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

劉知幾曰傅寬  
斬歙輩才非拔  
萃徒以微功見  
識而史臣徵其  
爵里列之為傳  
不亦煩乎  
隆按寬與歙傳  
本史記文無所  
刪潤大概寬傳

齊王罷兵歸嬰自榮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  
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  
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  
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  
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  
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  
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  
名屬上郡

用屬字為眼目  
歙傳用別字為  
眼目餘如前傳  
例云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  
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

賜

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  
舍蓋取此名也

益食邑屬淮陰

張晏曰韓信  
也信時為相

國云淮陰者  
終言之也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師古曰參曹參  
也博太山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

日時田橫未  
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師古  
日時

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  
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

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胸音其于反攻濟陽

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

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

車也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

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

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為考城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

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

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

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

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

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

郟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

漢書卷之四十一 傳覽傳 十五 英

隆按通篇以數紀功至末總結前數是亦敘事之格

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百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隆按縹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

王維楨曰終亡離上心於下文涕泣留行見之

隆按賜入殿門不趨下史記有

殺人不死句才見帝之殊寵此關鍵處不可去

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縹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縹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縹為酈城侯服虔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曰音薄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

黃震曰噲勇士  
商亦戰功居多  
夏侯嬰四朝驂  
乘忠信可知灌  
嬰為呂氏將兵  
而與絳侯謀可  
謂知義傳寬斬  
歛皆戰士周繆  
才不逮之而有  
忠君愛上之心  
以功名自顯宜  
矣

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

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